

文

則





則 文

著 騃 陳

叢書集成初編

(補印本)

文 則

一九三七年五月初版
一九五九年十月補印

陳 騫 著

商務印書館出版

上海大眾文化印刷廠印刷

刊文則序

夫文以則名何也。文乃道之顯。則猶法也。道之大原出於天。天不變而道隨之。歷萬世其罔弊也。古之聖聖相授而守一道。其修詞立誠。不下於帶而藻采絢麗。至道攸存。自足以爲天下後世之法。故曰。風行乎水上。渙天下之至文。先聖後聖。其揆一其文渙。此文之所以爲可則者。則是道也。緣若文也。苟徒馳騁於絳繪之末。鏗鏘乎視聽之外。於道乃支離焉。藝焉爾矣。又奚可以爲則。噫。弊也久矣。不能不啓我陳夫子類摘經傳。以詔後之學者。遏其末流之趨。而挽之以就則也。其深於斯道。協諸文而協也乎。不然。盍不曰。則道而曰文者。厥旨微矣。故孔子曰。文莫吾猶人也。文不在茲乎。是故陳夫子之取爾焉。若夫志學之士。靜專於內。嚅噤道真。但於微處索之。彼亦有所合之也。則亦庶乎其有獲。

嘉靖戊申歲春元宵穀旦。知嘉興府事前山西按察司僉事。奉敕整飭岢嵐石隰兵備關中趙瀛文海甫識。

文則序

余始冠游泮宮。從老於文者問焉。僅得文之端緒。後三年。又成均。復從老於文者問焉。僅識文之利病。彼老於文者。有進取之累。所有告於我。與夫我所得。惟利於進取。後四年。竊第而歸。未獲從仕。凡一星。終得以恣閱古書。始知古人之作。歎曰。文當如是。且詩書二禮易春秋所載。丘明高赤所傳。老莊孟荀之徒所著。皆學者所朝夕諷誦之文也。徒諷誦而弗攷。猶終日飲食而不知味。余竊有攷焉。隨而錄之。遂盈簡牘。古人之文。其則著矣。因號曰文則。或曰。方今宗工鉅儒濟濟盈庭。下筆語妙天下。雖與日月爭光可也。奚以吾子文則爲。余曰。蓋將所以自則也。如示人以爲則。則吾豈敢。

乾道庚寅正月既望天台陳騫序

文則卷上

宋 天台陳 駸著

甲

六經之道。既曰同歸。六經之文。容無異體。故易文似詩。詩文似書。書文似禮。中孚九二曰。鳴鶴在陰。其子和之。我有好爵。吾與爾靡之。使入詩雅。孰別爻辭。抑二章曰。其在于今。興迷亂于政。顛覆厥德。荒湛于酒。女雖湛樂從。弗念厥紹。罔敷求先王。克共明刑。使入書誥。孰別雅語。顧命曰。牖間南嚮。敷重蔑席。黼純華玉。仍几。西序東嚮。敷重底席。綴純文具。仍几。東序西嚮。敷重豐席。畫純雕玉。仍几。西夾南嚮。敷重筓席。玄紛純漆。仍几。使入春官司几筵。孰別命語。或曰。六經創意。皆不相師。試探精微。足明詭說。洪範曰。恭作肅。從作乂。明作哲。聰作謀。睿作聖。小旻五章曰。國雖靡止。或聖或否。民雖靡盬。或哲或謀。或肅或艾。此詩創意師於書也。鄉康成箋曰。詩人之意。欲王敬用五事。以明天道。儀禮曰。皇尸命工祝。承致多福。無疆于女。孝孫來女。孝孫使女。受祿于

天。宜稼于田。眉壽萬年。勿替引之。

此少牢
報辭。

楚茨四章曰。工祝致告。徂賚孝孫。苾芬孝祀。神嗜飲食。卜爾百

福。如幾如式。此詩創意師于禮也。

鄉康成箋云。此皆報辭之意。

夫樂奏而不和。樂不可聞。文作而不協。文不可誦。文協尙矣。是以古人之文發於自然。其協也亦自然。後世之文出於有意。其協也亦有意。書曰。任賢勿貳。去邪勿疑。疑謀勿成。百志惟熙。易曰。乾剛坤柔。比樂師憂。臨觀之義。或與或求。禮記曰。玄酒在室。醴醢在戶。粢醢在堂。澄酒在下。陳其犧牲。備其鼎俎。列其琴瑟。管磬鐘鼓。修其祝嘏。以降上神。與其先祖。以正君臣。以篤父子。以睦兄弟。以齊上下。夫婦有所。是謂承天之祜。若此等語。自然協也。書曰。無偏無黨。王道蕩蕩。無黨無偏。王道平平。詩曰。不明爾德。時無背無側。爾德不明。以無陪無卿。二者皆倒上句。又協之一體。

揚雄法言中堯舜之道皇兮。夏殷周之道將兮。而以延其光兮。讀之雖協。而典誥之氣索然矣。

且事以簡爲上。言以簡爲當。言以載事。文以著言。則文貴其簡也。文簡而理周。斯得其簡也。讀之疑有闕焉。非簡也。疏也。春秋書曰。隕石于宋五。公羊傳曰。聞其礮然。視之則石。察之則五。公羊之義。經以五字盡之。是簡之難者也。劉向載泄治之言曰。夫上之化下。猶風靡草。東風則草靡而西。西風則草靡而東。在風所由。而草爲之靡。此用三十有二言。而意方顯。及觀論語曰。君子之德風。小人之德草。草上之風必偃。此減泄治之言半。而意亦顯。又觀書曰。爾惟風。下民惟草。此復減論語九言。而意愈顯。吾故曰。是簡之難者也。書曰。能自得師者王。謂人莫己若者亡。劉向載楚莊王之言曰。其君賢者也。而又有師者王。其君下君也。而羣臣又莫若君者亡。語意煩簡殊迫。不如是何以別經傳之文。

文之作也。以載事爲難。事之載也。以蓄意爲工。觀左氏傳載晉敗于郟之事。但云中軍下軍爭舟。舟中之指可掬。則攀舟亂刀斷指之意自蓄其中。又載楚師寒拊勉之事。但云三軍之士皆如挾纊。則軍情愉悅之意自蓄其中。公羊傳載秦敗于殺之事。但云匹馬隻輪無反者。則要擊之意自蓄其中。若公羊傳載齊使人迓卻克。臧孫之事。則曰客或跛或眇。齊使跛者迓跛者。眇者迓眇者。孟子載天下歸舜之事。則曰天下諸侯朝覲者。不之堯之子而之舜。訟獄者。不之堯之子而之舜。謳歌者。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。凡此則意隨語竭。不容致思。

詩書之文。有若重復而意實曲折者。詩曰。云誰之思。西方美人。彼美人兮。西方之人兮。此思賢之意自曲折也。又曰。自古在昔。先民有作。此考古之意自曲折也。書曰。眇眇予末小子。此謙託之意自曲折也。又曰。孺子其朋。孺子其往。此告戒之意自曲折也。

文有意相屬而對偶者。如發彼小豸。殄此大兕。誨爾諄諄。聽我藐藐。故謀用是作。而兵由此起。有事相類而對偶者。如威侮五行。怠棄三正。佑賢輔德。顯忠遂良。此皆渾然而成。初非有意媿配。凡文之對偶者。若此則工矣。

古人之文。用古人之言也。古人之言。後世不能盡識。非得訓切。殆不可讀。如登嶮。一步九嘆。旣而強學焉。搜摘古語。撰叙今事。殆如昔人所謂大家婢學夫人。舉止羞澀。終不似真也。今取在當時爲常語。而後

人視為艱苦之文。如周禮曰。犬赤股而躁。騃鳥黧色而沙鳴。豕盲眦而交睫。腥馬黑脊而般臂。螻詩曰。游環脅驅。陰鞫塗續。又曰。鈎膺鏤錫。鞞鞣淺幟。莊子曰。乃始鬻卷。僉囊而亂天下也。荀子曰。按角鹿。堦隴種。東籠而退耳。詩禮之義。先儒注解。備見。若莊子言鬻卷不中舒之貌。僉囊猶搶攘也。荀子所言皆兵挫敗披靡之貌也。

大抵文士題命篇章。悉有所本。自孔子為書作序。孔子書序總為一篇。孔安國各分繫之篇首。文遂有序。自孔子為易說卦。文遂有

說。柳宗元天說之類。自有曾子問哀公問之類。文遂有問。屈原天問之類。自有考工記學記之類。文遂有記。自有經解王言

解之類。王言解見家語。文遂有解。韓愈進學解之類。自有辯政辯物之類。二辯見家語。文遂有辯。宋玉九辯之類。自有樂論禮論之類。二論見荀子。

文遂有論。賈誼過秦論之類。自有大傳問傳之類。二傳見禮記。文遂有傳。

乙 凡六條

文有助辭。猶禮之有儀。樂之有相也。禮無儀則不行。樂無相則不諧。文無助則不順。唐有杜溫夫者。為文不識助辭。疑之。辭如耶乎之類。決之。辭如耳矣。類皆一用之。

柳宗元所以深言其病。可不知哉。檀弓曰。勿之有悔焉耳矣。孟子曰。寡人盡心焉耳矣。檀弓曰。我弔也與哉。左

氏傳曰。獨吾君也乎哉。凡此一句而三字連助。不嫌其多也。左氏傳曰。其有以知之矣。又曰。其無乃是也。

乎。此二者六字成句而四字爲助，亦不嫌其多也。檀弓曰：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，樂記曰：不知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也。凡此不嫌用之字爲多。禮記曰：言則大矣，美矣，盛矣。此不嫌用矣字爲多。檀弓曰：美哉，免焉。論語曰：富哉言乎。凡此四字成句而助辭半之，不如是文不健也。司馬長卿對神文曰：遐哉邇乎。此雖知助辭而遐邇同義，又失矣。左氏曰：美哉

泱泱乎。大風也哉。表東海者其太公乎。國未可量也。此文每句終用助讀之，殊無齟齬艱辛之態。左氏傳曰：以三軍軍其前，欲見下軍字有陳列之意，則常用其字爲有力。公羊傳曰：入其大門，則無人門焉者，欲見下門字有守禦之意，則常用焉者字爲有力。

倒言而不失其言者，言之妙也。倒文而不失其文者，文之妙也。文有倒語之法，知者罕矣。春秋書曰：吳子遏伐楚，門于巢卒。公羊傳曰：門于巢卒者何？入門乎巢而卒也。然夫子先言門後言于巢者，於文雖倒而寓意深矣。何休曰：吳子欲伐楚，過巢不假塗，卒暴入巢門，門者以爲欲犯巢而射殺之，故與巢得殺之若吳爲自死，文所以強守禦也。仲山甫誠歸于謝，詩則曰：謝于誠歸，隱盜所

得器。左氏傳則曰：盜所隱器，於義皆不害也。禹貢曰：厥篚玄纁，縞又曰：雲土夢作乂。用纁字不在玄上，土字不在夢下，亦一倒法也。司馬遷作夏本紀改曰：雲夢土作乂，烏足與知此。

字有偏旁，故文有取偏旁以成句。字有音韻，故文有取音韻以成句。皆所以明其義也。周禮曰：五人爲伍。

中庸曰。誠者自成也。孟子曰。征之爲言正也。莊子曰。庸也者用也。檀弓曰。夫祖者且也。祭統曰。銘者自名也。表記曰。仁者人也。凡此皆取偏旁者也。鄉飲酒義曰。秋之爲言愁也。又曰。冬者中也。易曰。嗑者合也。樂記曰。樂者樂也。孟子曰。校者教也。楊子曰。禮以體之。凡此皆取音韻者也。

夫文有病辭。有疑辭。病辭者。讀其辭則病。究其意則安。如曲禮曰。猩猩能言。不離禽獸。繫辭曰。潤之以風雨。蓋禽字於猩猩爲病。潤字於風爲病也。說者曰。凡可擒者皆謂之禽。大宗伯以禽作六學。而蓋在其中。凡物氣和則潤生。言潤則風之和可知矣。疑辭者。讀其辭則疑。

究其意則斷。如何彼禮矣。曰。平王之孫。檀弓曰。容居魯人也。蓋平王疑爲東遷之平王。魯人疑爲魯國之人也。毛萇傳云。平正也。指文王言。能正天下之王也。鄭康成云。魯鈍也。凡觀此文。可不深考。

辭以意爲主。故辭有緩有急。有輕有重。皆生乎意也。韓宣子曰。吾淺之爲丈夫也。則其辭緩。景春曰。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。則其辭急。狼臆於是乎。君子則其辭輕。子謂子賤。君子哉。若人。則其辭重。文有雖成一家。而有已經雕斲與其否者。且左氏傳前載辛伯諫曰。並后匹嫡。兩政耦國。後載狐突諫曰。昔辛伯諗周柏公云。內寵並后。外寵二政。嬖子配適。大都耦國。則知前載已雕斲。而後載否矣。內傳曰。所謂生死而肉骨也。外傳曰。繫起死人而肉白骨也。則知內傳雕斲。而外傳否矣。

丙 凡四條

易之有象。以盡其意。詩之有比。以達其情。文之作也。可無喻乎。博采經傳。約而論之。取喻之法。大概有十略條于後。

一曰直喻。或言猶。或言若。或言如。或言似。灼然可見。孟子曰。猶緣木而求魚也。書曰。若朽索之馭六馬。論語曰。譬如北辰。莊子曰。淒然似秋。此類是也。

二曰隱喻。其文雖晦。義則可尋。禮記曰。諸侯不下漁色。國君內取國中象捕魚。然中網取之。是無所擇。國語曰。沒平公軍無稅政。穀稅。

之不成者。又曰。雖蝸蛄譖焉避之。蝸。木蟲。譖從中起。如蝸食木。木不能避也。左氏傳曰。是豢吳也夫。若人豢犧牲。公羊傳曰。其諸爲其雙雙。

而俱至者與。言齊高固及子叔姬來。其雙行。匹至似獸。山海經有獸名雙雙。此類是也。

三曰類喻。取其一類。以次喻之。書曰。王省惟歲。卿士惟月。師尹惟日。歲月日一類也。賈誼新書曰。天子如堂。羣臣如陛。衆庶如地。堂陛地一類也。此類是也。

四曰詰喻。雖爲喻文。似成詰難。論語曰。虎兕出於柙。龜玉毀於櫝中。是誰之過歟。左氏傳曰。人之有牆。以蔽惡也。牆之隙壞。誰之咎也。此類是也。

五曰對喻。先比後證。上下相符。莊子曰。魚相忘乎江湖。人相忘乎道術。荀子曰。流丸止於甌叟。流言止。

於智者此類是也。

六曰博喻。取以爲喻。不一而足。書曰。若金。用汝作礪。若濟。巨川。用汝作舟楫。若歲大旱。用汝作霖雨。荀

子曰。猶以指測河也。猶以戈舂黍也。猶以錐殮壺也。此類是也。

七曰簡喻。其文雖略。其意甚明。左氏傳曰。名德之興也。揚子曰。仁宅也。此類是也。

八曰詳喻。須假多辭。然後義顯。荀子曰。夫耀蟬者。務在其明乎。火振其樹而已。火不明。雖振其樹無益

也。今人主有能明其德。則天下歸之。若蟬之歸明火也。此類是也。

九曰引喻。援取前言以證其事。左氏傳曰。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。禮記曰。蛾子時術之。其此之

謂乎。此類是也。

十曰虛喻。既不指物。亦不指事。論語曰。其言似不足者。老子曰。鸞兮似無所止。此類是也。

凡伯刺厲之詩。而曰先民有言。

板三章曰。先民有言。詢于芻蕘。鄭康成云。此古賢者有言也。

吉甫美宣之詩。而曰人亦有言。

豳民五章曰。人亦有言。柔則茹之。剛則吐。

之此亦謂前人有言如此。

胤侯之征。乃舉政典。

政典曰。先時者殺無赦。不及時者殺無赦。孔安國云。政典夏后爲政之典籍。

盤庚之告。亦載遲任。

遲任有言曰。人惟求舊。器非求舊。惟新。孔安國云。遲任古

賢人。或稱古人言。

秦誓曰。古人有言曰。撫我則后。虐我則讐。此類是也。

或稱我聞曰。

康誥曰。我聞曰。怨不在大。亦不在小。此類是也。

是皆有所援引也。詩書而降。傳記籍

籍援引之言不可具載。且左氏采諸國之事以爲經傳。戴氏集諸儒之篇以成禮志。援引詩書莫不有法。推而論之。蓋有二端。一以斷行事。二以證立言。二者又各分三體。略條于後。

左氏傳載詩曰。自詒伊感。其子臧之謂矣。此獨引詩以斷之。是一體也。此體多矣。

左氏傳載詩曰。予以采芣。于沼于沚。予以用之。公侯之事。秦穆有焉。夙夜匪解。以事一人。孟明有焉。詒

厥孫謀。以燕翼子。子桑有焉。此各引詩以合斷之。是二體也。表記載詩曰。莫莫葛藟。施于條枚。豈弟君子。求福不回。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謂與。此又一詩總斷之體也。

國語載詩曰。其類維何。室家之壺。君子萬年。永錫祚胤。類也者。不忝前哲之謂也。壺也者。廣裕民人之謂也。萬年也者。令聞不忘之謂也。祚胤也者。子孫蕃育之謂也。單子朝夕不忘成王之德。可謂不忝前哲矣。膺保明德。以佐王室。可謂廣裕民人矣。若能類善物以混厚民人者。必有章譽蕃育之祚。則單子必當之矣。此既引詩文。又釋其義以斷之。是三體也。

大學載康誥曰。克明德。太甲曰。顧諟天之明命。帝典曰。克明峻德。湯之盤銘曰。苟日新。日日新。又日新。康誥曰。作新民。詩曰。周雖舊邦。其命維新。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。此則采總羣言以盡其義。是一體也。

緇衣曰。好賢如緇衣。惡惡如巷伯。則爵不瀆而民作愿。刑不試而民咸服。大雅曰。儀刑文王。萬邦作孚。

此則言終引證。是二體也。孝經諸篇悉用此體左氏傳曰。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。謂此物也。夫又曰。太誓所謂商兆

民離。周十人同者衆也。此乃斷析本文。以成其言。是三體也。

夫取詩卽云詩。取書卽云書。蓋常體也。觀以康誥爲先王之令。國語稱先王之令曰。天道賞善而罰淫。故凡我造國無從非彝。此成湯誥文。以周書爲

西方之書。國語稱西方之書。蓋逸周書韋昭云。詩言西方之人兮。則西方爲周也。以咸有一德爲尹告。禮記稱尹告曰。惟尹躬暨湯。咸有一德。康成云。尹告伊尹之誥。以大禹謨爲道經。荀

稱道經曰。人心惟危。道心惟微。揚保云。此在虞書曰。道經者言有道之經也。不曰仲虺之誥。而曰仲虺之志。左氏傳曰。仲虺之志云。亂者取之。亡者悔之。不曰五子之歌。而曰夏

訓有之。左氏傳曰。夏訓有之。有窮后羿。直言鄭詩曹詩。國語稱鄭詩曰。仲可懷也。又稱曹詩曰。彼其之子。不遂其媾。止稱汧曰武曰。左氏傳汧曰。於鑠王師。武曰。無競惟烈。或稱芮良夫。

左氏傳曰。周芮良夫之詩曰。大風有隧。貪人敗類。或稱周文公。國語周文公之頌曰。載戢干戈。載櫜弓矢。指那頌卒章爲亂辭。國語曰。其戢之亂。曰自古在昔。先民有作。章昭云。凡作篇章義。既成撮其大要。以爲亂辭。

摘小宛首章爲篇目。國語曰。秦伯賦鳩飛。韋昭云。小宛之首章。宛彼鳴鳩。翰飛戾天。是也。數章之末章。既謂之卒章。左氏傳曰。賦緣衣之卒章。此類是也。一章之末句。亦

謂之卒章。左氏傳曰。作武員卒章曰。者定爾功。凡此似亦略施雕琢。少變雷同。作者考焉。毋謂無補。

左氏傳載諸國燕饗賦詩之事。但云賦某詩。或云賦某詩之卒章。皆不載詩文。而意自具。其曰賦棠棣之

七章以卒。則知賦七章以卒。盡八章也。其曰在楊水卒章之四言矣。則知取我聞有命也。左氏於此等文最爲得體。

丁 凡八條

文有上下相接。若繼踵然。其體有三。其一曰。敍積小至大。如中庸曰。能盡其性。則能盡人之性。能盡人之性。則能盡物之性。能盡物之性。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。可以贊天地之化育。則可以與天地參矣。此類是也。其二曰。敍由精及粗。如莊子曰。古之明大道者。先明天而道德次之。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。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。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。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。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。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。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。此類是也。其三曰。敍自流極原。如大學曰。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。先治其國。欲治其國者。先齊其家。欲齊其家者。先脩其身。欲脩其身者。先正其心。欲正其心者。先誠其意。欲誠其意者。先致其知。此類是也。

文有交錯之體。若纏糾然。主在析理。理盡後已。書曰。念茲在茲。釋茲在茲。名言茲在茲。允出茲在茲。莊子曰。有始也者。有未始有始也者。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。又曰。以指喻指之非指。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。荀子曰。不利而利之。不如利而後利之之利也。利而後利之。不如利而不利者之利也。國語曰。成人在始與善。始與善。善進善。不善蔑由至矣。始與不善。不善進不善。善亦蔑由至矣。穀梁曰。人之所以爲

人者言也。人而不能言，何以為人。言之所以為言者，信也。言而不信，何以為言。信之所以為信者，道也。信而不道，何以為信。此類多矣。不可悉舉。然取莊子而法之，則文斯遠矣。

載事之文，有上下同曰之法。謂其事斷可書，其人斷可美也。如論語載孔子之美禹顏。子曰：禹吾無間然矣。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云。

云：禹吾無間然矣。又曰：賢哉回也。文王世子篇曰：文王之為世子也，朝於王季，日三云。文王之為世子也，又曰：昔者周公攝政，踐祚而治，抗世子法於伯禽，所以善成王也。云云。周公踐一簞食，一瓢飲，云云。賢哉回也。

戴禮之記文王周公。文王世子篇曰：文王之為世子也，朝於王季，日三云。文王之為世子也，又曰：昔者周公攝政，踐祚而治，抗世子法於伯禽，所以善成王也。云云。周公踐一簞食，一瓢飲，云云。賢哉回也。

公羊之傳孔父仇牧荀息。公羊傳曰：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。其義形於色，奈何督將執虜公。孔父生而存，則虜公不可得而執也。云云。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。又曰：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。其不畏彊禦，奈何萬嘗與莊公戰，獲乎莊公云云。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。又曰：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。其不食其言，奈何公齊卓子者，驪姬之子也。荀息傳焉云云。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。皆其法也。

數晉所人行事，其體有三。或先總而後數之，如孔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，其行己也恭，其事上也敬，其養民也惠，其使民也義，此類是也。或先數之而後總之，如子產數鄭公孫黑曰：爾有亂心，無厭國，不女堪，專伐伯有而罪一也，昆弟爭室而罪二也，薰隧之盟，女矯君位而罪三也，有死罪三，何以堪之，此類是也。或先既總之而後復總之，如孔子言臧文仲，其不仁者三，不知者三，下展禽，廢六關，妾織蒲，三不仁也。作虛器，縱逆祀，祀爰居，三不知也，此類是也。

載事之文，有先事而斷以起事也，有後事而斷以盡事也。如左氏傳欲載晉靈公厚斂雕牆，必先言晉靈